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泉水、祖国和人民”：  
足够安放我们的文学初心

□薛涛

主题创作是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它当然要顺应创作的普遍规律。因此探讨主题创作之前，先说说通常创作的艰难过程。

我多年保持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花去一两天、两三天，几个月，一部短篇、中篇，一部长篇便完稿了。可是我还是要说，写作实在艰难，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

难是难在动笔之前的准备。准备什么呢？为题材、素材做案头，为篇章结构、人物关系做预期，为思想立意做尽可能的深度挖掘。当然，这些准备也在写作过程中继续完善，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偏向或逆转。

这些准备还不是最难的。最耗费心血的是恭候那难得一见的灵感冲动，这个时间的跨度是一周、两周，甚至更长时间。即便等来灵感冲动并正式动笔创作，它也会在中途莫名其妙失踪，大概逃到外太空去了。那么，就不得不暂停工作等它回来。绝不在它缺席的情况下勉强推进，那种乏味的写作令作者难以忍受。这样的段落放在读者手里，岂能不被狠狠摔掉，读者恨不能也逃到外太空与前期到达的文学灵感汇合？无灵感，不写作。这是我坚守的“写作道德”。

我对灵感的依赖始于创作的早期。那个时候我身上的灵感生龙活虎。它的来访不分时间早晚，凌晨或是午餐中间都可能降临头顶。它的来访也不分青红皂白，容不得商量。我被它驱使，时常三更半夜爬起来写作，吃饭时也会突然加快速度，随即跑出食堂，找个没人地方摊开纸、抓起笔。我这么神经兮兮活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被人们发现是一位“作家”。于是，那些质疑我神经有问题的人们便释然了：“作家嘛，灵感来了就得写出来……作家都这样，听说鲁迅也这样。”这些人中，最早对我表示理解的是母亲，她是一位语文老师。我的姥爷和舅舅也颇为理解我，他们也是语文老师。做语文老师的，可能比其他人更明白作家是怎么回事。

文学灵感与创作冲动，便是我的初心。

那么，创作时的灵感和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花去很多时间去寻找答案。这个答案非常重要。一旦找到它的来源，当它不肯来访或中途溜走，就可以去老巢把它抓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让它受我的控制而不是受它驱使，这不是很好吗？经过长时间的总结和思索，我认定，那个驱使创作的力量可能来自灵魂深处的生命记忆。而生命记忆附着于童年经验，这些童年经验不会全部消失，会有一部分得到储存。尽管后来的其他经验叠叠覆盖，将它压在记忆最底层，但是它仍旧保持呼吸，随时做好苏醒的准备。而它在具备创作能力的人内心苏醒，便以文学灵感和创作冲动的方式奔跑出来，驱赶这个人拿起笔开始创作。

答案有了，于是，每当我内心荒芜无字可写，便频繁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并非闯入新的生活，而是返回身去，凝视曾经刻进童年记忆的生活场域。我像一头牛，在重新咀嚼之前吞下的草料，我要从中吸取养分，捕获那个神秘力量。近十年来，我走进兴安岭和长白山，踏上沙地和平原，寻访那里的护林员、驯鹿人、养蜂人，三年前我干脆谋得一份驻村工作，住进辽东的山区小镇。

——方卫平

我如愿以偿。

几年前，我站在童年时代的田野。四周的野草肯定不是当年的野草，不过它们根植的土壤没变；迎面吹来的风也不是当年的风，但它还是来自南边那道起伏的长白山脉。草梗摇曳，一只小羊一闪而过……随后，句子和段落噼里啪啦从记忆深处掉出来，《小山羊走过田野》一气呵成了。创作《桦皮船》之前我数次在兴安岭腹地走来走去，那实际是在准备具体的素材，而真正驱使我提笔创作的力量来自另一次旅行。我去了昌图老家的下二台镇，慢慢走进长白山脉的褶皱。那里埋藏着姥爷和姥爷，还有太姥爷，也深埋着我的童年记忆。我站在山脊望着山坳底部的小村迟迟不肯下去。姥爷、姥爷、太姥爷都不在了，连庞德贵都搬进城里的姐姐家。突然，一辆底气十足的摩托车叫喊着冲上山脊，当它跃上山脊便耗尽可能量似的气息奄奄了。我赶紧让路，却见车上的面孔十分熟悉，那面孔虽不年轻却分明可以捕捉到童年的影子。我认出了他——朱小海。我俩相认之后，沉默不语，一起望着山坳里的小村。一阵山风从谷底涌上来，我嗅到熟悉的森林气息。这气息来自四周的松林，也来自深处的童年记忆。在创作、修改《桦皮船》时，我的身边时刻弥漫着那种气息，它属于兴安岭，也源于长白山里的童年生命体验。

我讲了这么多题外话无非是想说，在以原创新精神为支撑的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童年经验不可或缺，它是一部作品的魂魄。

现在说说主题创作。主题创作大多以“命题作文”的面目出现，题材领域是预先设定的，甚至思想立意也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作家对时代的即时回应，容不得作者长时间的沉淀和酝酿，也不可避免地排除了作家的生命体验与童年经验。此外，只要作者稍加疏忽，主流意识和主题先行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以张扬自我生命体验为己任的原创新精神，一些作品显露出意识导向大于艺术高度、主题思想大于文学细节的倾向。在今天，只要我们愿意翻开百年来的文学史，便可以找到类似创作的得与失。那么我们能否形成这样的共识——主题创作的适应文本可能是“非虚构”，它的主场可能不在小说、童话等以虚构为能事的场域。它在“非虚构”中间更能游刃有余，而一旦将它引入虚构文本，便显得行色匆匆，生活准备露怯，艺术表现不足，创作标准失重，难以产生令读者满意的精品佳作。除非作者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将预设的题材和主题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相嫁接，并能嫁接得严丝合缝。

在此，我愿意再讲一次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经历。有一年，帕乌斯托夫斯基走进森林，与一个守林人相遇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守林人不跟他讲森林里的事物，偏偏说到了语言文字。这个守林人有个重要的发现，在俄语中，泉水、祖国、人民这三个词的字根是一样的，因此，山泉、祖国、人民这三个词是有亲戚关系的。

那么，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宏大主题时，从滋养我们生命的“泉水”写起就行了，她与祖国和人民是血脉相连的“亲戚”。这里面足够安放我们的文学初心。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文学馆馆长、儿童文学作家)

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与出版  
如何破解「重复」顽疾

□阮征

近年来，我国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出版成绩斐然。据统计，自2019年至2023年，在中宣部公布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儿童文学选题占入选少儿出版物选题的比例，约从27%上升到46%，其中2022年入选的14种少儿出版物选题中，有9种是儿童文学选题，占比达到64%。广大儿童文学作家积极投身主题写作，将笔触深入到时代和国家的纵深处，以文学的形式向少年儿童讲述和他们成长息息相关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实现了原创儿童文学在题材、艺术表现、思想等方面关于“广”与“深”的有益探索，同时为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文学养料，从而拓展了其阅读视野，丰富了其生命体验。

作为童书出版者和文学现场的亲历者，在采撷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出版在经历了势如破竹的“量”与“质”的爆发式增长之后，紧随其后的同质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效应，已经为创作者和出版方所无法回避。我理解，这种同质化现象产生于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出版从“稀少”到“众多”，从“独特”到“相似”，从“新颖”到“老套”的转化过程中，其实践主体为创作和出版双方，表现形式为“重复”。具体而言，这种“重复”又体现为“重复他人”与“自我重复”。

创作者为了紧跟主题写作潮流，紧盯热门题材，挑战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领域，对写作对象缺乏全面的知识储备和深入的实践经验就匆匆成文，造成常识性和逻辑性错误频现，这是重复他人；而面对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宝库，不予珍惜，不加筛选，过度开掘，导致多部作品艺术手法单一，思想立意相似，这属于自我重复。那么，对于不同的出版方而言，由于组稿需要，同时紧盯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热点事件策划选题，重复他人的现象早已成为一种常态——选题过于集中、扎堆，选题策划思路高度雷同，仅仅是为了完成出版任务而组稿，并不能帮助作家规避自我重复，进而提升其创作水准，反而成为干扰、误导作家创作的推手；而同一出版社围绕同一主题，多方组稿，重复组稿，想要采用“题海战术”，进行“押宝式”的出版，导致自身编辑出版和宣传推广的优势资源无法集中，量多质低，精品匮乏，这也是一种自我重复。

当下，我们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同质化现象并非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与出版独有，它可能是当下文学创作和出版面临的普遍性问题。那么，对于如何找到“重复”的破

解之道，我认为，找准“重复”的根源是关键。关于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出版的主题内涵，业内很多专家都进行过系统的总结，这些多元的主题包括并不限于：家国、革命、乡村、生态、科技、民族、文化……每个大主题下还有若干分支，形成了巨大的主题写作题材库。假设有五位作家都选择了民族主题下的某一民族儿童的童年进行书写，然而他们采用了五种不同的文学表达，呈现五种不同的文学样貌，阐释五种不同的思想立意，最终给读者传达了五位作家的各具一格的创作特色，我想，这绝不叫“重复”。所以，多人写一个主题、一人写多部同主题作品，本身并不能构成同质化，出现同质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和出版者过于聚焦作品的主题，对主题价值的过度放大，因而忽视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创作规律，忽视了作品文本质量的重要性，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均未达到一定的高度。

破解“重复”，需要回归儿童文学本身，回到儿童的立场、儿童的逻辑、儿童的情感、

儿童的接受、儿童的审美上来。这就需要创作者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在独特的文学场景中“浸泡”“沉淀”，毫无距离地与自己塑造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为创作的文本增加说服力；需要创作者提升对艺术高度的追求，反复锤炼语言，强化创作个性，自律自省地抵御知识的匮乏、思想的肤浅、艺术的苍白和文学的缺失。这同样需要出版者降低对市场档期和评奖周期的逢迎，减弱对作品时效性的追求，警惕把文学创作和出版的节奏等同于新闻写作与发表，尽量避免在较短的时间期限内赶制作品；还需要出版者花大力气打造自身的出版特色，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作家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避免对优质作家和作品进行非常规的竞争，和作家一起下功夫挖掘适合自身出版发展的创作方向与特色，通过精品出版战略，与作家共同进步。

儿童文学注重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培育和精神素养的熏陶，面对当下激烈的教育竞争，儿童文学能够起到慰藉孩子心灵的重要作用，少年儿童的成长始终离不开文学的滋养。这恰好印证了文学是关于人的艺术，文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主题写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新时代呼唤更多优质的儿童文学主题作品，期待我们都能找到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出版“重复”的破解之道，共同攀登主题写作和出版的下一个新高峰。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

## ■关注

## 厚植爱国情怀 蓄力精神成长

——当代军旅题材儿童小说的时代价值

□王雅鸣

当代军旅文化视阈中的童年叙事，将细腻生动的故事情节与宏大开阔的时代格局、清浅凝练的文学语言与思想深刻的主题内容、少年儿童的情感特质、优秀军人的职业素养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貌与审美形态。儿童文学与军旅文化的交相辉映，为当代军旅文化发挥培根铸魂的时代价值开辟了童心审美之境。

其中，军旅作家袁山山、陈伊、曾有情、高满航等人的儿童文学“跨界”书写，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展现军人精神风貌等主题表达方面依然延续着军旅文学的情感特质。相较于革命战争视阈中的童年叙事，当代军旅题材的儿童书写不常见敌我双方的对峙、热血沸腾的激战、颠沛流离的生活，其叙事动力更多源于军旅文化引领下儿童自发成长的精神内核。通过对当代军旅题材儿童小说叙事线索的提炼与总结，可归纳出两种典型叙事模式：一种是在军营生活中，少年儿童从“准军人”到“合格军人”的成长叙事；另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受职业军人影响的少年儿童实现精神蜕变的榜样式成长叙事，分别突出表现了当代军旅文化语境中年轻战士过硬的意志品质与少年儿童的心理成长轨迹。

用军人精神浸润儿童成长，在儿童心中播下拥军爱国的种子，是军旅作家的创作初衷和

殷切期望。因此，依托情真意切的军旅生活体验，以思想自觉、以情动人、童心使然为创作指向，军旅作家赋予了当代儿童小说特色鲜明的时代价值。

首先，塑造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构筑情理交融的童年图景。军旅作家选择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用契合儿童心理、贴近儿童生活的叙事语言厚植爱国情怀，用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勇敢等理性品质融入儿童生活日常，刻画出有味无味的童心审美之境。袁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与陆颖墨的《蓝海金刚》融入了动物伙伴的元素，以生活条件艰苦的雪域高原与南海岛礁为叙事背景，营造出军犬与年轻战士在种种磨难中共同挑战生活极限、实现精神蜕变直至成为“生命共同体”的鲜活故事；城市少年在与西沙战士的相处中拓宽了生命体验，西沙群岛的椰风海韵与海军战士的坚毅顽强，对应优美与壮美两种审美形态的交织相叠，充盈着陈伊《蓝色暑假》中的地理文化空间；曾情情的《金珠玛米小扎西》《大国小兵》中的童年书写则取材于其独特的军营体验，作者将艰难困苦的生活、年轻战士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少年儿童灵动活泼的性格特质统一于当代军旅题材的童年叙事。

其次，观照现实儿童的生活境况，落实以美育人的实践路径。高满航的《爸爸星》《八月

光荣镇》、曾有情的《兵爸爸兵妈妈》《戎装妈妈》聚焦军人家庭背景中的儿童成长，面对父母职业的特殊性，小说讲述“军娃”对父母职业认识的局限性到对职业身份的认同，直至明确人生正确航向的心路历程；王甜的《我，十岁特工》将叙事情境设定在部队家属院的生活日常，通过引人入胜的描述“特工之旅”，强调军旅文化为儿童成长注入机智勇敢、坚强不屈等精神钙质。

第三，突破儿童小说的叙事框架，挖掘童年精神的超然之力。书信体作为一种“私语性”叙事方式，既是跨越山海与儿童进行情感互动的纽带，也承载着守礁军人的深情自述。如王棵的《风筝是金鱼的鱼》，在体裁选择上别具一格，温情又坚韧的叙事格调呈现出南海的自然景致与守礁人的生命体验。与此同时，当代军旅题材的儿童小说通过诉诸年轻生命对崇高信念与阳刚之美的精神向往，将轻快与严肃、柔软与刚毅、自由与律己之间的矛盾和谐演绎，丰盈了童年精神的文化内涵，拓展了童年书写的叙事空间。

当代军旅题材儿童小说具备以生命教育为指向的时代价值。比如《金珠玛米小扎西》中的刘班长、《雪山上的达娃》中黄月亮的父亲、《游过月亮河》中郑连根的儿子郑直，都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因意外遭遇而壮烈牺牲，《爸爸



《雪山上的达娃》插图

星》中也出现了为国家导弹事业发展奉献生命的沈伯伯。不辱使命、为国捐躯的情节不仅会出现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场上，和平时期的中华大地上虽无战火硝烟，却仍有军人践行“用生命托举使命”的职业担当。军旅文化视阈中的童年叙事所内蕴的生命教育意义尤为突出，这类作品旨在通过演奏和平年代军人“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英雄交响曲，托出精神生命之贵重，一朵朵英雄之花在泣血绽放，在更高层次上显现出军人精神生命的风骨与胆魄，丰沛了生命教育的内涵，深化了儿童对珍视生命

的理解。立足当代儿童的生活现状，可将厚植爱国情怀、蓄力精神成长的关系视为“国家命运”与“个体成长”两个价值层面上的共建统一。在当代儿童小说创作面临传统书写瓶颈难以突破、儿童生活表达同质化等问题之时，一抹亮丽的迷彩色，掷地有声地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推开了一扇窗。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提升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度，亦为儿童精神成长赋能。(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青年教师)